

魏叔子文集

○○龍令君夫婦六十敘

丙辰秋予客蕭生從泓之西秋閣夜與論詩言唐人無壽詩有之不過如王昌齡河上老人之作又爲言詩體各各不同因及古人八音體之工巧時黃君公雅在坐曰先生曾見永新龍夫人八音詩乎予曰未也公雅乃誦其公車憶子一章予驚問龍夫人何伉儷是何代人邪公雅曰此吾外姊姓賀氏今孝廉科寶之母也與其夫子攸令君年纔六十耳未幾予避兵水雲庵孝廉舊讀書處地偏無人事公雅日過予

嘗道攸縣君及夫人。事君永歷間。以明經知攸縣。數月解組歸。率簞室課耕。鳬溪山中間。與二三勝友。尋山水。飲酒論文。而夫人獨居龍溪。搆竹隱樓。日事藏修。與孝廉賦詩彈棋。子母相唱和。無虛日。或手調絲桐。以自陶寫。攸縣君歲時過從。則夫婦相敬如嚴賓焉。今六月。君夫人皆壽六十。吾子禮宜賀。敢請先生之文。追觴之。予嘗客揚州。曾敘卞夫人青山集。客西陵。爲黃夫人敘娛墨軒詩。于人才之難。幸不幸之間。三致嘆焉。黃卞二夫人皆中道賦黃鵠。又有衛碩人。

之感。君與夫人齊年康強。加以令子克繼其學。亢其宗。可不謂天幸者歟。

古之負

擔挽鹿車。莫不與伉儷偕隱。而君夫人衡宇相望。于數十里之間。各適其志。以自適其加于古人一等邪。予聞君性樂施。焚數千金之券。歲歉散廩粟以貸貧者。而夫人善繪事。所繪大士像最工。且多予嘗見而題其上。然則君夫人之所以自壽者。可知已。於是書以貽公雅。而歸諸君夫人之子云。

門人蕭從泓曰。文之用意處。如輕雲漏日。用法處。

如游魚出淵不必議論而自妙者此類是也

○○○李元仲六十壽序

予少愛春秋左氏傳年幾五十讀之不厭嘗以謂天道十年一變三十年爲一世而二世爲六十年剝復盈虛消息之數於是爲極左氏傳春秋列國事凡四六十爲二百四十年又當王道衰熄之後後世千萬年之變無弗有者特其文簡義隱約非深思力索不能得其解左氏好紀怪異所載老壽之人恒多奇跡長狄僑如百餘歲侵魯見獲此不足道絳縣賢者年七十能執土功於杞延州季子九十餘將兵古者七

十而致政衛石碣告老未詳在莊公何年然桓公立十六年見弑則碣已八九十歲故其使告陳曰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方且誅州吁殺其子厚立宣公智力精強以復讎定國難乃出於耄昏之歲何以後世二千三四百年間未遽見其人而其所稱引古人人事則又有不可解者魏絳和戎述窮羿夏康之興敗云夏故臣靡事羿寒浞滅羿靡奔有鬲氏以興少康按羿逐王相二十八年而浞殺羿浞篡四十年少康復辟靡當相逐時爲夏臣非幼穉可知身歷羿浞垂七十

年然則祀夏配天之日靡當年百歲上下視衡石礱
成功尤奇且吾嘗疑靡之爲心無乃非人情也人上
壽百歲少吳顓頊帝舜禹皆以壽聞雖上古氣運敦
龐壽百歲者亦罕靡身爲賊臣三十年羿敗而後奔
竄伏草土又四十年靡忠且智獨不念人壽難倖得
惡名不可久居此七十年間脫令身先朝露則萬世
下當與莽大夫唐六臣並列然靡恬然身且爲之久
而益晦則誠何心也寧化李元仲先生書無所不讀
三十年危言危行

與吾友彭

躬菴季弟和公交甚篤。今九月先生紀年六十。此韓愈所謂十日十二子相配窮而復之數也。躬菴將親往爲壽。

遂舉所疑質先生

以庶

幾吾黨草間乞言之義云

顧景范曰文如雲氣蜃樓起不知其何以成止不知其何以散而字字沈著悲壯壽文至此真絕調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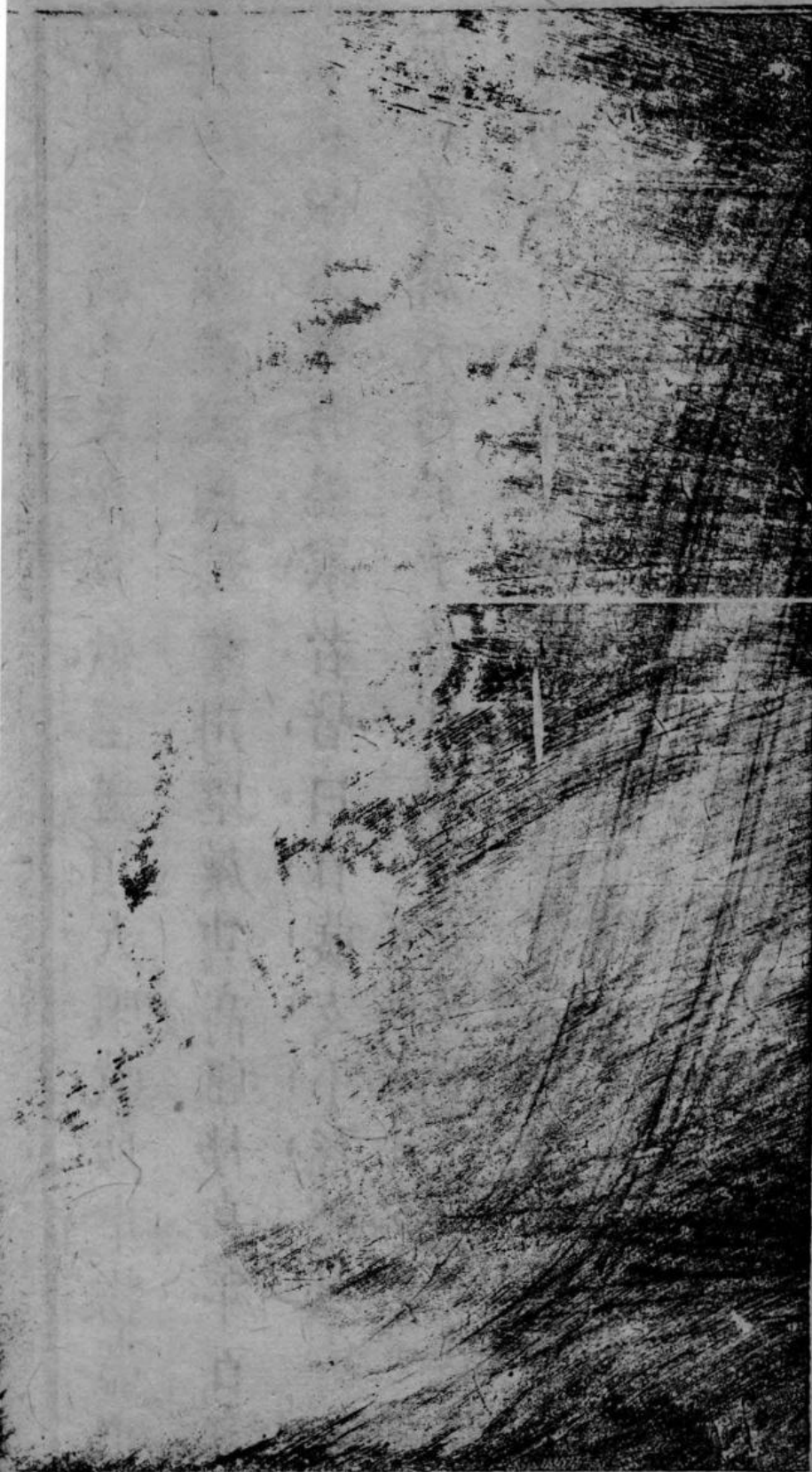
○黃母六十壽敘

歲屠維作噩之且月門人黃光會母夫人壽六袞於
是其同學生來乞言於予予曰光會兄弟率母訓自
成立各教授生徒求仁者之粟以養其親是亦足以
壽母矣雖然予因光會之母以風世之爲母子何能
已於言母年十四歸中采君獨身理中饋如成人婦
年二十七而稱未亡人光會爲遺腹子二兄並六歲
以下丙戌翁樂元先生旣徇義母諸子益無依倚乃
徙就舅氏深山中作屋連衡宇延師以教諸子日夜

身紡織具酒饌雖歲儉物踊貴無敢不豐諸子課畢
定省必問所肄業多少時涕泣言汝祖平生尊師教
汝父不幸早夭爾輩當勉強問學繼父志慰汝祖地
下時光會幼亦涕泣下不能仰視也諸子既各娶婦
母嘗庭立諸子命諸婦立幕內稱述家世勤儉之德
閨中人之雍穆先人善德事與所以教訓子若孫者
故諸婦和守禮法無或反唇而稽方母之于歸也逾
年姑病蠱疾醫人使納蟾蜍猪胃中既熟沈湯而進
之氣穢惡曰有死不肯食母輒引飲其半無難色於

是姑以爲不足介意。飲至盡頃。大嘔噦。腹中物盡出。病遂瘳。母姓王氏。爲黎川望族。其高祖母享年百有二歲。故人稱母外家者。皆曰百歲支下孫。禧以爲母於姑孝。於夫節。於子慈。且義傳曰。五世之後。必復其祖母壽。不百歲不艾矣。

涂宜振曰。平叙中能造句設色。使人神爽而飲藥一段。尤有生氣。



○○于母七十壽敘

古今之稱節婦與忠臣並重而婦節爲尤難然所遭
又各有其時必論其時然後忠與節之難者可得而
見受遺而託六尺之孤盡瘁鞠躬以無辱命此凡爲
忠臣者之事而或當太平無事之日從容措置於廟
堂之上而天下晏如或受命於倉卒處位於危疑師
旅游興外內多故而能扶持匡定以無隕其先烈此
二者非可以同日語也友人以王母引到于母夫人年鄞縣王正子母夫人年
二十而寡△起△脫△而△父△情△增△無△暇△曲△折△悲△慨△流離患難翼其子以至於今予常舉是說

也以告正子正子曰誠哉子之言矣然世之抱難爲

之節隱德閨門之內或不生賢子合孫上得請旌表

之典下俾大君子紀述於文章形於歌咏其湮沒而

○此月○渾○轉○無○際○

不傳者何可勝道今吾友廣陵于君王庭王臣之母

夫人獨身翼其子以至於今七十年者凡三十四年

○小○斷○好○

矣予曰願益聞之正子曰母姓薛氏十九而歸羹粥

翁十八年而翁沒在甲申之五月今夫母產宜陵巨

族于氏系出忠肅以禮義詩書世其家其比節栢舟

固無足異者嗟乎母之所爲極難耳方甲申三月京

師陷踰二月而翁以疾卒海陵是時淮南北大亂揚
之屬無開戶之家麾赤幟而掠草草而持白梃者輩
相屬於野母以一少婦人衰衣雪涕攜弱子穉女竄
走山谷東西轉徙無定處卒能免外侮守故業教其
子以成名諸孫皆斐然有文學亦可以為難矣而母
二子方懼其母之無傳也於是仲冬日二十有五

為母七十初度正子介二君操名紙詣予再拜奉母

傳筆法

夫人之行述而乞言予再拜受簡讀而謝曰母之節
辟諸忠臣其殆當其時之所難者歟

似○敘○似○論○斷○而○不○斷○如○史○記○屈○原

應○

以下轉人求文處發獨刊
然世之乞言以榮其親必達

官之論貴人

幸合而予自甲申來伏首草間棄諸生服以

布衣老者亦三十四年二君何

予言是徵爲

正子曰二君固常與吾有言矣布衣之士

勢微而力屈於當世一無所重輕獨文章爲有權故

懷道義而能文者其至也雖天子宰相不能與之較

工拙且吾母氏固非侈

貴人言爲賢於鄉

里者也然預言其何屬予聞是說也面熱而汗浹於

背然而不敢辭